



当《星光大道》、《中国达人秀》一类的平民选秀已经不再新鲜,明星们就纷纷卸下华丽行头,改披平民外衣,带着“青涩”味道涌入各种秀场。

一周前,过气歌星重返前台的《我是歌手》刚刚落幕,几线名人仍在《中国星跳跃》和《星跳水立方》苦练“跳水”,一众现役和退役的红人又变身舞蹈学员,搭班专业舞者在《舞出我人生》上大跳热舞,着实掀起了一股收视热潮。

最吸引人的,不是明星们的技术,而是他们展示的“平民相”。观众们发现,歌手、主持学跳舞,也不过菜鸟数枚,模特、笑星搞跳水,亦尽显新手青涩。明星们不仅在水池里卸下了浓妆艳抹,在舞池里失却了前呼后拥,还卸下了高高在上、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架子。无论跳舞还是跳水,明星们都模仿着草根平民,从头学起:经历拉伸跳跃之难,饱受横拍水面之苦,不顾腰背眼耳之痛,难掩臂膀手足之疾。无论是过关还是复活,过气歌手们为一展歌喉,都历经奔波之劳顿,候场之漫漫,评语之尖刻,结局之残酷。真可谓人生甘苦,一夕尝遍,玩命受虐,全盘皆收。这些劳什子节目,让观众们觉得,无论换个行当,还是重返前台,明星们也和草根一样,白纸一张,从基层走起,同样有苦有乐,有笑有泪,享多么大的风光,就受多么大的伤。这种明星变平民的代入感,直让观众们忍了不少广告。

改披平民衣

走秀不走心

□ 张 忱

可细一看,这平民感也没那么真实,真人是来了,秀的时候还都带着装饰。不用说跳水池里的面庞都“略施粉黛”,也不用说蒙太奇式的节目剪辑,更不用说乐队、指挥、和声都是有名有姓,就连那某节目公布出来的机位数量,也都布满了电视台的潜台词:我们可下血本了,从买版权到做后期,老贵了。纷纷来秀的明星们,也都揣着自己的小算盘。从半老徐娘,到颜值才男,都顶着梦想的名,喊着“坚持”的号子,想的都是在退休之前拼一把。赢了,即似苏珊大妈名利双收,不仅身价暴涨,还再次确认粉丝的观念:偶像总要老去,红紫终变淡粉,可老歌不死,唱功依然;输了,也落个勇敢展现真我:我走我的歌路,我扎我的猛子,我玩我的大跳,让别人评去吧。就是第二天上不了娱乐头条,也纯当玩了场真心话大冒险,在娱乐圈,这算个啥呀。

说到真心话大冒险,突然想说几句关于评委的话了。一周的娱乐节目看下来,真是觉得秀场多了,什么样的评委都有。有风趣幽默的,有严肃专业的,有尖锐刻薄的,也有为与女星搭讪不惜出乖露丑的。有了花样繁多的评委和点评,观众的娱乐角度就更多了,不仅可以业余欣赏,还可以专业挑剔,既能宣泄和排遣,又得了优越感和快感,哪一段节目闷了刚要换台,冷不丁评委就来段脱口秀。评委们不再是陪衬,越来越反客为主,只要明星们一忙活完,秀场就是评委们的了。蓦然回首,发现节目播完,评委们也红了。君不见,去年的一档节目,有一半的评委还上了久违的春晚呢。

谷建芬这两天说,如今的电视节目依靠着大排场、大制作、大投入,形式感一流,但真正能打动人的却越来越少。“哪儿都走,就是不走心”。谷老师也太认真了,都是秀,走什么心呢?

《周末》执行主编 姜 范

编辑 张济和 何东宪

李 丹 教 蓉

邮箱 jrbzmzk@163.com

国产电影

好时光还是岔路口

□ 张依诗



○ 刚刚结束的贺岁档,交出了一份远超出预期的好成绩,中国电影产业是否由此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?

○ 黑马闪亮登场的频率越来越高,个中奥妙何在?究竟是什么博得了观众的好感?

○ 今天是中国电影新的里程碑还是仅仅昙花一现?

2部过12亿电影、12部过亿电影、单月25亿票房、累计观影人次接近2亿、88天收入达62亿元,与2009年全年的产出相抵——刚刚结束的2012至2013年贺岁档,交出的成绩单令人惊叹。如果以季度为单位计算,中国电影票房第一季度已经突破50亿元,远超去年同期。

票房的大爆炸,展示了市场巨大的容量和深度。业内人士预言:今年的中国电影,如果影片供给正常的话,全年票房肯定能过200亿元,一个属于国产电影的“大有可为”、“大有可选”的好时光即将到来。

接地气 如何 赚大钱

去年12月,影坛黑马《人再囧途之泰囧》成为首部迈入10亿元大关的华语电影。此举也使中成本国产片超越“阿凡达”,一举造就了2012年中国电影界的最大事件。

这只是奇迹的开头。农历正月初一开始上映的《西游·降魔篇》上映后创下“2天破亿、4天破3亿、6天破5亿、15天破10亿……”等多项最快破亿纪录,最后收官在12.45亿元上。之后是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的强势上线,自3月21日开映至今,票房已突破4亿元,以其3000万元的投资而言,可谓一次票房大丰收。紧随其后的喜剧《厨子戏子痞子》,上映一周收获的2亿票房,保证了管虎商业化道路的第一次成功。

回头想想,不过2年前的贺岁档,《金陵十三钗》与《龙门飞甲》还拼着谁能过6亿元;不过1年前的清明档,《匹夫》、《杀生》与《黄金大劫案》还发出这样的宣传口号:“让我们团结抵抗好莱坞的坚船利炮。”今天,华语中小成本影片已经迈上了票房的新台阶。《边境风云》导演程耳在采访中就开玩笑说,“最近这几个月,作为导演来说,如果票房没有过亿,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了。”

没有高投入,没有大导演,没有一线明

星加盟,从传统的卖点上,这些中小成本影片似乎难以与商业大片抗衡。黑马何以成为黑马?《泰囧》的制作人头脑清醒地表示,这些催生市场的电影并非神话或者经典佳作,“它就是按照纯粹的戏剧类型电影的创作手法讲了一个好故事”。简而言之,它们是成熟的商业类型片。

类型片并不是电影界的新事物。在好莱坞,每年都会出品这样一批中小成本影片:投资不高、故事简单、不求深度,但是流畅娴熟、有高潮、接地气、展现社会与普通人,并且大多欢喜、健康、积极向上。不仅如此,这些影片大多无奖项理想,只为票房收入和取悦观众。商业类型片一直是国内电影市场的稀缺品。从《非诚勿扰》、《泰囧》、《失恋33天》、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等作品的受宠来看,接地气的类型喜剧是最为电影观众喜闻乐见的,且往往能够以小博大。导演李少红表示,这样的电影题材受宠反映出观众希望生活轻松、释放压力的愿望,“现在大家把电影当娱乐项目来消费,同10年前完全不一样了。大家要轻松快乐,生活中烦心的事儿太多了,看电影时就不想再找麻烦了”。

如今的中国电影不再执著在第五代导演掌镜下的深宅大院、古早农村中,也不再局限于第六代带来的艺术实验和理想抒发,而是更大众、更国民、更有服务性,也更成熟了。对此,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认为,电影本身作为主要面向年轻人的大众文化产品,在电影创作中,最重要的是要找好角度,找到契合当下人心理特征的东西,从而引发情感共鸣。

“喜剧当道、屌丝逆袭”,可谓当前电影市场的形象写照。从网络蔓延到现实生

活,电影中的屌丝文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社会氛围的再现。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解释说,在冯小刚的电影中,葛优虽然也是喜剧人物,甚至是一个底层小人物,但他在精神上一直是不败的,都在嘲笑这个社会嘲笑别人。《泰囧》的喜剧不是因为他对别人不容,而是别人对他不容,他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,然后一直在困境中挣扎。所有的都是困境你摆脱不了,最后结局的解决都是放弃,回到你自己,放低欲望,减少欲望。“这种用自轻自贱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无奈和无力感、来创造与社会的共鸣,应该说是这些作品能够得到广泛认可的很重要的原因。”尹鸿分析说。

商业化 如何 多元化

贺岁档结束后,就有业内人士预言:2012年的票房大爆炸会促使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出现,多元化、类型化、商业化、市场化——欣欣向荣的机制、现象和作品都在此时此刻冒头和出现。

好时候来了!不少人认为,像韩国电影在1997年至2000年时一样,一个本土片崛起、市场大热、全民看电影的时代来了,全国的银幕数随之增加,电影市场的宽容度也在扩大,如《毒战》、《圣诞玫瑰》这类直指毒品和性侵等社会题材的电影也统统走上院线。台湾资深电影人焦雄屏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,“中国电影市场10年浓缩了美国电影100年的经验。现在是中国电影的盛世,绝对的黄金时代。美国9000人

千年科举 看匾探秘

□ 姜天骐



今日,中国的高考还能找到许多科举时代的影子。譬如,我们仍然把高考得分最高者称作状元,我们还沿用一个叫“金榜题名”的成语,我们依旧分省取卷并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,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等等,都是从科举制度衍生而来的。

博物馆的布局很有意思,从模拟考场进入,经过举人厅、进士厅、状元厅,最后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张复制的1905年最后一次传统科举的成绩单,也就是“金榜”。长近10米的金榜上,用正楷小字按成绩排名,将273名进士的姓名依次书写。关于学生的写照,有诗为证:“十年寒窗伴孤灯,千里赶考赴京城。山重水复青云路,不信金榜无名名”。

一个个展厅走下来,很像是踏上了一条平步青云之路。尽管这条路漫长而艰辛,充满了

竞争,但是它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在一块块匾额前,能感受到一种拼搏奋斗的精神,会情不自禁地思考为什么一代又一代读书人前赴后继,无怨无悔地走上这条路。

参观科举匾额博物馆有两个主题:一是了解科举制度,二是看匾。

匾额如同字画,题属人不同,其文物价值也不相同。古代科举考试,对书法要求很高,纵然文章再好,若书法不入流,也难成举人、进士。这些匾额的作者中就有不少著名书法家,在这里一睹名人书法、各类书体,是一大乐趣。

科举匾额,有的直接题科名,有的则是用典,几乎是无一字无出处,无一字无来历。比如,一幅“浪跃三千”的匾额,透露出一种气势磅礴的气韵。浪跃,取“鲤鱼跃龙门”之意;三



千,取“会当水击三千里”之意。“浪跃三千”,大概就是祝愿金榜高中、仕途显达的意思。像这样蕴含深意的匾额,在博物馆中不胜枚举。那些激励后学的语句,也可以说是是对传统美德的赞颂,体现了国学精华。

博物馆中有木匾、石匾、砖匾,其制作工艺各不相同,集中反映了古代雕刻、篆刻、纹饰的高超技艺。古代匾额是古代建筑的灵魂,极大提高了古建筑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。千年科举制度,也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装饰艺术的内容,许多科举故事也都成了古代建筑装饰的重要题材。

馆长姚远利经常一个人驻足在匾额前细细端详这些题字,这种像在与古人对话的感觉让他迷恋。对于专心研究匾额文化的人来说,经营这样一间博物馆是不会寂寞的。但实际情况却是,杯水车薪的门票实在难以支撑整个博物馆的运转。姚远利说,他宁愿静下心来研究匾额文化,而不愿把过多的精力耗费在如何让博物馆盈利。看着爷爷牵着小孙女的手走进博物馆,给她讲“金榜题名”的故事,姚远利觉得这就是他一定要坚守的意义所在。